貝克特設《終局》提問人生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解剖謎題

▶Hamm（左，白耀燦飾）與Clov（右，梁智聰飾）一主一僕，相互挖苦又相互依賴　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李夢報道**：白耀燦演戲多年，從未試過荒誕劇，也未試過在台上一坐一個多鐘頭，還要不停講台詞。愛麗絲劇場實驗室本周末演出的《終局》，讓他將這些「沒試過」統統試了一遍。

《終局》是愛爾蘭劇作家貝克特的獨幕劇，全劇並無複雜架構與情節，只一間密室和密室困住的四個人而已。終日坐輪椅的盲人Hamm，膝蓋不會彎的Clov（梁智聰飾）以及被Hamm丟進垃圾桶的父親Nagg（簡立強飾）和母親Nell（陳瑞如飾）四人，互相厭惡互相挖苦，又彼此依賴不可分離。自封密室主人的Hamm，一定要坐在房間正中，一定要僕人Clov服侍他照顧他，還一定要餵垃圾桶裡的父親吃狗餅乾。

九曲十八彎的戲

白耀燦說一年前導演陳恒輝問他是否願意演Hamm，他當時雖未讀過劇本只知道這是貝克特的荒誕劇名作，「口輕輕」便答應了。可讀完劇本他才發現，「這戲『九曲十八彎』，絕非按普通人思路寫成」。

《終局》的「九曲十八彎」，與貝克特其人的劇本寫作方式頗有關聯。導演陳恒輝說，貝克特當年離開愛爾蘭去到巴黎，並在花都結識《尤利西斯》的作者喬伊斯（James Joyce）。喬伊斯的意識流小說，以及其中的人物獨白和「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對貝克特影響極深。貝克特的劇作，不論《等待果陀》或《美好的日子》抑或《終局》，都反劇情反邏輯，不甘心囿於慣常所見所想。用陳瑞如的話來講，就是「一直跳來跳去的」。

陳瑞如讀中學時，看過力行劇社一班前輩演出《等待果陀》，「當時不算太懂，但覺得心裡有激盪」。她說貝克特的戲，抽出某個段落來看，你會覺得不好看，「不知做乜」，但當你坐在觀衆席上，看台上一衆演員賣力又處處留心地在演在思考，你會被感動。「有這樣的劇作家這樣的劇團，肯寫這樣的東西肯做這樣的東西，而且，有觀衆肯去看。」

陳恒輝從不覺得貝克特的戲「悶」，只是覺得「重」，悲觀和樂觀全攪在一起。他說貝克特欣賞叔本華的哲學，贊成人生本質即痛苦。但正如叔本華不主張自殺一樣，貝克特的世界裡也絕非見不到曙光，正如《終局》中密室裡開向外面的兩扇窗，又如窗外的孩子。

書寫人生的戲

某次，《等待果陀》去美國某監獄演出。演出前，監獄長嘲笑導演和演員，說他們必被一衆獄犯喝倒彩。誰知演出後，這群犯人因感受到劇中兩主人公等待的無奈，個個淚流滿面。

「貝克特的戲，寫的就是我們的人生，有悲也有喜。」陳瑞如說。

陳瑞如曾在舞台上扮過不少「靚女」，時間久了，難免覺得膩。後來，與陳恒輝合作過貝克特數齣短劇，她終於覺出，原來戲可以不靠表演，可以「眞正從生命出發」。而今次與陳瑞如一同被「鎖」在垃圾桶裡的簡立強，每次排練都熱出一身汗，卻樂呵呵從不抱怨辛苦，因他每次讀貝克特的劇本演貝克特的角色，都能「見到一種很強的力」。這力，令他「重新看自己，看身邊的人」。

簡立強說，換個角度看貝克特，不會覺得悶，因他的作品毋須過度詮釋，也不需過分糾結因果和起承轉合邏輯種種，「只是將日常生活擺上舞台而已」。在白耀燦看來，《終局》絕不是一望無際的悲，不是「完全的毀滅」，其中雖有血腥的顯豁的暴力，也少不了鬼馬戲謔的元素，「甚至可以讓你咯咯笑出聲來」。

◀導演陳恒輝（右二）與四位演員合影　本報攝

舉重若輕的戲

「我們希望，不論演員還是觀衆都放輕鬆，盡可能舒服地來演來看，流水行雲一樣。而流水行雲之餘，又能讀出很多味道。」白耀燦說，這叫「舉重若輕」。

因爲僕人Clov不能坐只能不停走，所以他常爬一截梯子去窗邊，望望外面。望久了，又受盡了主人Hamm的挖苦揶揄，Clov想走。一共四十五頁的劇本，Clov說「要走」，說了十一次。梁智聰覺得這個「走」字，像一個謎。「究竟是走去廚房呢，還是眞正離開這間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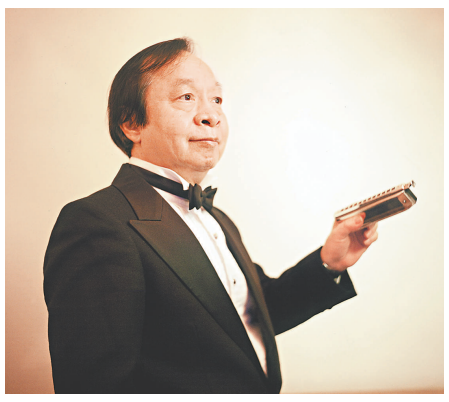
◀Nell（左，陳瑞如飾）與Nagg（右，簡立強飾）被困在垃圾桶裡　本報攝

▲愛麗絲劇場實驗室作品《終局》海報

直到全戲完結，對於Clov是不是要離開又或Hamm是不是要死去，貝克特都隻字不提。有人曾問他，他說：「我要知道，一早就寫進劇本裡了」。

若你願走入貝克特《終局》鋪設的謎題中，不妨本周五（五月二十五日）至周日（五月二十七日）往荃灣大會堂文娛廳，看愛麗絲劇場實驗室如何解剖劇中的「九曲十八彎」。查詢節目詳情可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五，或瀏覽www.alicetheatre.com。

何頡勳口琴吹奏中外名曲



◀口琴獨奏家何頡勳將於六月舉行個人獨奏會

【本報訊】本地口琴演奏家何頡勳將於六月舉行個人獨奏會，並由簡可怡以豎琴及鋼琴伴奏，演繹多首經典名曲及全新作品。

是次演奏會的曲目選材涉獵廣泛，網羅古今經典名曲，包括巴赫的《G弦上的詠嘆調》、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選自《季節》），以及由迪尼庫作曲、海費茲編曲的《霍拉舞曲》等；此外，還有世界首演梅廣釗作曲的《口琴前奏曲》，及許翔威的新作《「月光愛人」幻想曲》，讓觀衆投入動人旋律中。

口琴獨奏家何頡勳，演奏時口琴音色獨特優美並具說服力。他師從兩位賞識他的口琴名家賴利和馮安。何頡勳聯同楊月波贏得一九六六至六七年於德國舉行的第三屆國際口琴賽（時爲錄音賽）半音階二重奏冠軍榮銜，是香港歷史上首個世界冠軍。自一九七五年起，他曾分別於大會堂劇院五度舉行專場獨奏會。他亦爲二〇〇三年第一屆香港口琴節揭幕禮演出，還參與二〇〇八年英國湯美賴利基金啓動音樂匯演，二〇〇六年台北亞太口琴節及二〇〇八年杭州亞太口琴節，和二〇一〇年上海世界博覽會匯演等。

簡可怡生於香港，是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一級榮譽畢業生，於二〇〇五年獲英國倫敦大學帝王學院頒授音樂碩士學位。留學英倫期間，她於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師隨戴安娜・克萊教授，修習鋼琴演奏，赴英前則師承馬驄、毛翔宇及鄭慧。簡可怡曾獲多個獎項，她憑着豐富情感的演繹，多年來與不同的演奏家公開演奏，現爲一所音樂教育機構的總監。

「何頡勳口琴演奏會」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於六月十一日（星期一）晚上八時在香港大會堂劇院演出，門票現於各城市電腦售票處、網上及信用卡電話訂票熱線發售。

查詢節目詳情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一；票務查詢：二七三四九〇〇九；網上訂票：www.urbtix.hk。

立體派繪畫

陳天權

與你同遊

許多年前曾在巴塞隆拿和巴黎參觀過畢加索的畫作，最近在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的畢加索珍品展，再有機會接觸這位大師的作品，感覺似近還遠。畢加索一生探索多種不同的繪畫風格，尤以立體派最爲後世稱道。但這種風格維持了很短時間便戛然而止，當中所表達的意念已逐漸遠離現代人的認知了。

今天我們欣賞立體派畫作，應拋開固有的審美觀，嘗試重回二十世紀初的歐洲社會，想像當年的前衛藝術家如何努力突破前人畫作，另闢蹊徑。十九世紀上半葉法國人發明攝影術後，爲視覺藝術帶來新氣象，儘管畫家有神來之筆，也無法超越照片的眞實感。畢加索生於攝影剛盛行的年代，面對藝術形式的轉變，開始思考自己的創作之路。

畢加索吸收了塞尚的印象派論點和非洲的藝術，與法國畫家布拉克一起探索新的畫風。他們將圖像的不同視點放在一幅畫布上，呈現觀衆眼前，又把人像分解成幾何形狀，再重新組合，後來還加入前人未有採用的顏料和物料進行「拼貼」創作。畢加索希望新的作品與照片有所區別，不以形貌神似來取悅人們，而是着重表達內心世界，帶給觀衆更深層次的感受。

畢加索一生勇於打破藝術界限，顚覆傳統，創新風格，爲當時最重要又最大膽的藝術家。立體派這個名詞已成歷史，但它代表的自由創作思想，卻深深影響後來的藝術家。

立體派畫作《有鬍子的男人》（左）有別於早期的男人肖像

雙遊記

林泉居裡的香港

廖偉棠

我曾經寫作一本詩集《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原意是追尋那些曾經在香港生活過、甚至死在香港的作家藝術家們的蹤跡，回顧那個舊日的香港，但一個個遺迹走下來，卻發現是幽靈們引領着我，讓我用他們的眼睛去審視這個現在的香港。

比如我曾去香港大學附近薄扶林道尋找詩人戴望舒住過的林泉居，我記下「我用了一個小時在浦飛路、士美非路尋找你的蹤跡，甚至向貓問路。而你就一直在我身邊默默地走，彷彿在聽着雨的電台……我們遠離了這一切和我們的時代，打着傘，踩着遍地的影樹的影、玉蘭樹的落英；烏雲在摩星嶺上聚散，等車的人和睡覺的貓微笑隱進了水霧裡……當我抬頭看見石板上『林泉』二字，雨突然下得呼吸困難……」

「林泉居」是戴望舒一九三八年來香港後居住的地方，位於港島薄扶林道92a-92c，蒲飛路附近。這兩年再次拆卸改建，只留下一個名牌，在這座已經不再存在、被山竹水澗包圍的法式小樓裡，戴望舒作爲一個北方來客，第一次寫出了以香港爲家的溫馨詩句。我覺得，那裡有我所珍念的一個香港，就像一個老靈魂隨風潛入，我漸漸愛上那些個也許不復存在、也許被行者遺忘的種種細節，它們構成的那個香港，是在另一個時空上的大口呼吸、大氣磅礴的香港，那才是香港最有詩意的所在。

東寫西讀

工作跟遊戲結合

軒轅伯

匡智會一向透過現實的工作環境來訓練其智障學員，例如在太原街的餐廳，便是一衆學員可以練習落單及上菜的地方。最近匡智會卻由現實走到虛擬，在香港首創「慈善app」，名爲「匡智花藝」，希望在網上傳授插花藝術，藉以籌款。

《金融時報》剛訪問了去年集資了約五百四十億港元的流動網絡遊戲公司「Zynga」，認爲新世代的管理人必須要明白三大「結合原則」，才可與時並進，做好自己的工作：

第一，要把現實與虛擬結合——卻原來，Zynga此名稱乃是其行政總裁品吉士（Mark Pincus）的愛犬：老虎狗Zinga之名衍生而來。也就是說，在管理概念上，他們是在「飼養」其企業，並希望員工能與公司爲伴。又例如，當Zynga每月推出一款新遊戲時，管理層都會把該新推出的app，看成是一所新公司；而負責那個遊戲者，亦會被視爲是CEO，而且其他相關同事也會跟隨升職。事實上，Zynga平均每三個月，全公司便會有一成半的員工升職。對一衆員工而言，升職已經猶如「打機升呢」，於是便能明白如何具體地把自己現實與虛擬的生活結合。

第二，乃是把工作跟遊戲結合——其實，不少創意產業內的公司，都已經做得到這條原則。至於Zynga，則容許同事們隨意裝飾其辦公室，總部大樓內又設有酒吧、瑜伽房、健身房、迷你戲院等，總之上班亦可隨時玩樂。

第三，是把辦公室和家結合——難道這原則是要人們「把辦公室當作是第二個家，把家看成是第二個辦公室」？可不是那麼悲慘，Zynga所用的方法，乃是容許所有員工把寵物帶回辦公室。是故Zynga的一千七百位員工，每天一共會帶二百多隻狗到辦公室去，且所有狗隻更配備員工證！管理層的訊息正是：你把狗隻當朋友嗎？那公司便當牠們是同事吧。

閒性閒情

「寶塔輪」古表珍罕

李英豪

現代製造之名牌珍貴腕表，無論是「鉈飛輪」或「萬年曆」或「月相計秒」等性能複雜者，只要付得起巨款，不愁買不到。不過，古董表罕品則可遇不可求，縱使有錢也難購得心頭好；端的要靠機緣與眼光見識。

像古董袋表中，在鐘表發展史上佔一席重要位置之「寶塔輪」（或稱「芝麻鏈」）表，可說如鳳毛麟角，珍若拱璧。有些只蒐藏僅數十年歷史之機械腕表者，也不一定見過或認識「寶塔輪」袋表。腕表大約有一百年歷史；而「寶塔輪」袋表則至少於一百多年前製造，最早製造者距今約三百多年。其表殼皆厚大笨鈍；如**附圖**較小型者（後人改裝成腕表款），差不多是距今一百多年，此種袋表停產前出廠；乃十九世紀中葉歐洲一位貴族特別找唯一「寶塔輪」名師訂製。過了不久，「寶塔輪」表頓成絕響；主因是不夠細薄而被淘汰。

它所以表殼厚大，乃因內部主要機件結構（表肉）一定要有個塔形輪，外國人稱之爲「fusée」（法文名），發條外端固定在圓大發條盒上，利用一條很長微型鏈（外形似一粒一粒芝麻，亦恍若單車鏈）連貫和帶動。購「寶塔輪」袋表，必須小心驗清楚「表肉」。

人間百貨

啤酒救火

吳　昊

看莎劇，喝啤酒，中世紀歐洲社會風情。

莎士比亞年代，尚未有專門爲做戲而建的劇院，而劇場多半由旅館改造而成，時常在店子的院落中加個簡陋的舞台，前面放置多排座椅，提供酒客娛樂消遣，更方便住店的貴族老爺、商紳、太太、小姐們在樓上房間的露台觀看，也可讓走江湖巡迴表演的藝人有投宿的落腳點。劇場既是酒館，觀衆一邊飲啤酒一邊看戲，樂也無窮。

這時期啤酒在歐洲逐漸成爲人們生活中的重要飲料，所以在莎劇裡也有反映當時的啤酒文化，例如他一五九〇年寫的《維羅納二紳士》，通過劇中人的對話，讚美了善釀啤酒的婦女。紳士甲說：「第一，她很會擠牛奶。」紳士乙說：「是的，她的雙手纖細又靈巧。」紳士甲又說：「第二，她善釀高級啤酒。」紳士乙讚嘆：「善釀啤酒，上帝保佑，這是古人說的！」

這一段話也反映了莎士比亞對啤酒的讚美，還告訴我們，當時啤酒釀製是以家庭婦女爲主。最意想不到的莎劇趣事，也與啤酒有關。話說一六一三年上演莎劇《亨利八世》之際，特別道具射出一枚炮彈，竟燃着了茅草屋頂，劇場頓成火海。剎時席上一名觀衆的褲子着了火，他人急智生，拿手中的啤酒把火潑熄……

「快點用啤酒救火！」

一時間人們紛紛將劇場中幾十桶啤酒打開，但「杯酒車薪」，阻不住火勢，結果劇場夷爲平地，落得戲與啤酒兩大皆空。

醫學與養生

防治「血稠」或「血稀」多草藥

思　健

「血稠」或「血稀」是民間的說法，醫學上有個血液凝固指數，可用作參照標準。當指數小於二時，就會有血栓、血管閉塞或中風的可能；指數大於三，則有出血傾向，流血不止及腦出血風險。

很簡單，易形成心腦血管血栓的病人需用薄血藥來防治；而腸胃道、痔瘡、口鼻或是腦血管易出血的患者需要攝入增強血液凝固功效的膳食或藥物。

有趣的是，不管是防治「血稠」或「血稀」症狀的，多是取用植物或動物爲原材料的藥物或膳食，連西方亦如此，這也足以說明用中草藥來治療人類疾病的無以倫比之功效和科學性。

祖國醫學中防血稠抗凝固的中草藥何其多，我們熟悉的有丹參、銀杏葉、當歸、銀菊、杞子、蒜頭、生薑及活血止瘀解毒中成藥等。

也許有人會說，阿斯匹林不是西藥嗎？但是阿斯匹林的發明與古代中國人用柳樹皮治病有關。直到近代歐洲人才測出柳樹皮的藥效成分爲水楊酸，後加以提煉開發成阿斯匹林。

香港人慣用的薄血藥，其來源也是草本植物——香豆素類。話說七十年前，有牧場發生大批牛隻輕易出血不止而死亡的事件，後查實是牠們進食了一種發酵的草料，而此種草料正含一種強力抗凝血的成分。

至於防治「血稀」的方法是增攝維生素K，綠葉蔬菜含量最豐富！